

目 录

世系/世表	1
寄文	2

一世

●自年

二世

●福同

○福超

三世

○飞

○跃

○前

○开萍

○小平

○开波

四世

○旻

○国志

○萱茹

五世

六世

七世

祭父文

作者：孙飞

2020年农历鼠年，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们全家，都可谓是一个灾难之年！对于国家，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蔓延，造成举国恐慌，14亿人宅在家里严防死守，出门医用口罩“一罩难求”，八万多人被病毒感染，三千余人失去生命；对于我们家庭来说，2月16

日，农历正月二十三，父亲在一天的凌晨2时许的本命年，世长辞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年85岁！当然，父亲不是死在情，而是在耄耋之年忽然离世！

父亲出生于1936年12月日，农历丙子年腊月十二。生曾分别担任过林场司务长、会以及国家在农村设立的第一耕读教师。在世时，父亲秉“吃亏是福，与世无争”的人生态念，在担任林场司务长、会计间，一贯坚持公私分明、不贪占的原则；在担任教师期间，终不忘“教书育人、知识改变运”的初心；在持家育儿方面，母亲相濡以沫、和美与共，在多劳少、国民经济极度匮乏的代，仍传承“诗书传家远，忠孝世长”的家风，含辛茹苦地供们读书上学、并拉扯到大，培成人。现我们兄妹早已相继家立业，二老衣食无忧，正乐晚年之际，父亲却没有预兆地仅几天时间就撒手西去，甚至一句话也没留下就匆匆走了！

使我不安的是，因疫情“常时期”，加之当天白天下了

整天的鹅毛大雪,弟、妹都在父亲身边陪护,而作为长子,我却没能在父亲闭眼前在身边陪护,虽然父亲去世后,天亮及时赶到父亲身边,并于父亲下葬后在故乡守孝半个月,但我总觉得心里深感歉疚!

值得欣慰的是:父亲去世没有受到病痛的折磨,走得很安详,脸上没有一点痛苦!

父亲一生做人清清白白,做事吃苦耐劳,从不给儿女及乡邻带来麻烦,去世也是静悄悄地归去,没有给儿女增添任何精力和经济上的负担,即使临终前一天,父亲已不能讲话,母亲和大妹为他换衣服,他因有小便,虽不能言却用手退下新裤子,以防给家人带来麻烦!

也许是父亲在世时的品德和为人感动了上苍,就在父亲临终时,整夜普降大雪;去世后的父亲“头七”当天,又下了一夜的雨。乡邻们在母亲面前都说:“孙福同(父亲姓名)真是有福气的好人呀,在世时行善积德,去世后连老天都为他戴孝、洒泪!”

我是一个无神论者,从不相

信迷信。但父亲去世后有些节一直让我不解,也许是巧合或是感应。比如说,在父亲逝的当夜凌晨2时许,平时很做梦的我,当夜忽生一梦,有股旋风直冲我的卧室,挡也挡不住。当天凌晨7点,小弟就打电话,报告父亲凌晨2点多走了。

其次,接到报丧的电话,和弟媳、侄儿及妹婿一行五人洒洪匆匆驱车回包集老家奔丧。按“非常时期”防疫规定,外市车辆不得通行,否则,将被强行离14天。在封桥封路的情况下,我们一行却意外地通过便一路绿灯地及时赶到老家奔丧。

再次,根据农村迷信风俗人死后,其灵魂将在某时“回家”,根据阴阳先生推算,父亲在阳历3月1日(农历二月初)夜晚戌时“还家。”这天晚上7前,二弟媳妇准备了四碟下菜,放在当门地小桌上,又放个酒杯、两双筷子,儿孙辈将桌腿上“贴纸”,谁能将黄纸钱在桌腿上不落下,就证明逝者前最疼谁。那天我们兄妹6人2个侄儿,晚上7时准时围在

条桌腿前小心翼翼地贴纸，口中念念有词地分别喊着“我爷（父亲）接纸咯！”“我爹接纸咯！”可是，每人虔诚地贴了约10多分钟，都总是随贴随落。这时，大妹口中念叨：“这要贴到什么时候啊！”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大妹放声大哭道：“我爷来接到纸了！接到纸了！”我们寻声望去，只见一张黄纸钱稳稳地贴在桌腿的上半部，迟迟不见掉下来。仿佛父亲在天之灵不愿麻烦和耽误儿孙太多时间！

在父亲去世的悲痛日子里，我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，吃药也收效不大。那些天，总是心神不宁、昏昏沉沉，真是食不甘味，睡不安寝！守孝期间，偶读《道家传说典故》一书中关于“老聃高论生死”，颇受启发：

一日，老聃忽得家讯，言家母病危，于是报请天子，归家省视。待回到家时，母已辞世。面对茫茫大地上一堆黄土，思想九泉之下母亲之灵，回忆母亲慈祥容貌、养育之恩，老聃悲痛欲绝，寝食俱废。席地而坐，沉思冥想，忽发自己愚钝；顺理追索，恍

然大悟，如释重负，愁苦消解，觉腹饥体倦。于是饱餐一顿，头大睡。

家将、侍女皆感奇怪，待醒来，问其缘故。老聃答道：“生于世，有情有智。有情，故伦皆和而相温相暖；有智，故理通达而理事不乱。情者，智附也；智者，情之主也。以情智，则人昏庸而事颠倒；以智情，则人聪慧而事合度。母亲聃，恩重如山。今母辞聃而聃之情难断。情难断，人之常也。难断而不以智统，则乱多故悲而不欲生。今聃端坐而思，忽然智来，以智统情，故情节制而事可调理也。情得以制事得以理，于是腹中饥而欲食体滋倦而欲睡。”

家将问道：“智何以统情？”

老聃曰：“人之生，皆有无至有也；有无至有，必由有而无。无聃之母及聃之时，无母之情也；有聃之母及聃，始有子之情也；母去聃留，母已无而子独有情也；母聃皆无时，于情亦无也。人情未有之时人情返无之后不亦无别乎？

别而沉溺于情、悲不欲生，不亦愚乎？故骨肉之情难断矣，人皆如此，合于情也；难断而不制，则背自然之理也。背自然之理则愚矣！聃思至此，故食欲生而睡可眠矣。”

众人闻之，心皆豁然旷达。

捧读上文，老聃是悲母辞世，我是悲父辞世，虽性别不同，但理相同也。

此外，我还阅读了圣人孔子向老师老聃“问道”一文，更觉大道至简，心情豁然开朗：

孔丘至五十一岁，仍未学得大道，闻老聃回归宋国沛地隐居，特携弟子拜访老聃问道。

老聃再授孔子：“天地人物，日月山川，形性不同。所同者，皆顺自然而生灭也，皆随自然而行止也。”

老聃又道：“由宇宙本始观之，万物皆气化而成、气化而灭也。人之生也，气之聚也；人之死也，气之散也。人生于天地间，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矣。万物之生，蓬蓬勃勃，未有不由无而至于有者；众类繁衍，变化万千，未始不由有而归于无者

也。物之生，由无化为有者，之死，由有又化而为无也。气聚而可见；无，气散而不可见。有亦是气，无亦是气，有皆是气，故生死一气也。生者有不死者，而人见生则喜，见则悲，不亦怪乎？人之死也，如解形体之束缚，脱性情之挟，由暂宿之世界归于原本之地。人远离原本，如游子远走乡；人死乃回归原本，如游子归故乡，故生不以为喜，死不为悲。得道之人，视生死为条，生为安乐，死为安息。”

孔丘闻之，觉己为鹄，飞枝头；觉己为鱼，游于江湖；觉为峰，采蜜花丛。不禁心旷达，说：“吾三十而立，四十而惑，今五十一方知造化为何也！”

父亲：永别了！

舔犊之恩，永远难忘！而，自然规律，天命难违。儿愿你御风而去，一路走好！愿在天堂安息！

谨以此文纪念亲爱的父亲

写于2020年3月21日
(农历二月二十八父亲“五七”祭日)